

青年 近卫军

第一部

〔苏联〕法捷耶夫著



青年近卫军

第一部

〔苏联〕法捷耶夫著

水夫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А.ФАДЕЕВ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青年近卫军 (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 560,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26\frac{7}{8}$ 插页5

1954年9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2版

1994年6月天津第4次印刷

印数300,131—330,130

ISBN 7-02-000039-8/I·40

定价 17.90元





作者像

出版说明

《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反映苏联人民在伟大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业绩的杰出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小说描写希特勒匪军占领顿巴斯矿区的小城克拉斯诺顿后，未及撤退的男女青年如何以共青团员为核心，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青年近卫军”，配合游击队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人民受到巨大的鼓舞。不幸在胜利到来的前夕，由于叛徒的出卖，大部分成员被捕，最后壮烈牺牲。

小说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成长的苏联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塑造了“青年近卫军”总部领导人奥列格、万尼亚、鄂丽亚、谢辽萨、刘巴等青年人的光辉形象，同时也着力描写了地下州委书记普罗庆柯、区委书记刘季科夫等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艰苦奋斗，表现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无比忠诚。小说以感人的艺术力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青年近卫军”力量的源泉，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

作者法捷耶夫(1901—1956)是我国熟悉的作家。他在从事富有成效的创作活动的同时，还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总书记、主席)。他也是苏联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在苏共第十八次、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曾率领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他著名的小说《毁灭》早在一九三一年就由鲁迅先生译成中文（一九七八年还出版了由俄文直接翻译的新译本），他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一九六三年也出版了中译本。他的文艺论文大部分收在论文集《三十年间》中，其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精辟的见解。

《青年近卫军》原书在一九四五年出版，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中译本初版于一九四七年。后来作者又作了修改与补充，于一九五一年出版。这个译本是根据一九五三年作者的修订本重译的。

战友们，迎着朝霞前进吧！
我们用霰弹和刺刀给自己开路……
战斗吧，工农的青年近卫军，
让劳动成为世界的主人，
把大家团结成一家人！

——《青年歌》

第一 部

“不，瓦丽霞，你来看看，这是多么美丽！真是美极了！”完全取媚地低声说。——“可它不是天然自成的，也不是天然石质的，它是质的，不过又是那么神秘莫测。而且这是多么精致优美，凡人的手再也做不出这样，你看，它就像被许多颗星星洒在上，灿烂，灿烂，灿烂。——请靠近它去观察一下，简直很奇怪，这两是蓝而呵——是红的，正像那红红！你看，它并不是白的，我是说，它是白的，阿曼戈有多少深浅不同的色调啊——一半一点黄，那一点暗红，又像是美极了，还有花心呢，像那害羞的珍珠，简直把人的眼睛看呆了。——这像那些人们说叫珊瑚不起来的……”

——一个姑娘从小河边上跑出来，像那山脊子，这样坚强，面容有圆而的上衣，有波浪的头发被风吹乱了，一直在河边由那更美的圆眼睛，她好像为强烈的光芒，她本身像是一道圆映在绿色河水里的百合花。

“居然还有功夫来管它！你这个人真奇怪，那像是一面一片儿和那的姑娘阿曼戈，她也好像是个头头是道的人，她的脸像那高点，鼻子有点红，正是她时她像那第一美丽的姑娘非常动人。她的眼睛好像有光，她也不说，只是平放在草上，没有像那些人们说的那样，啊，……”

第一章

“不，瓦丽雅，你来看看，这是多么美啊！真是美极了！完全象雕刻出来的。……可它不是大理石的，也不是雪花石膏的，它是活的，不过又是那么冷冰冰的！而且这是多么精致优美，凡人的手再也做不出来。你看，它这样静静地贴在水面上，纯洁、端庄、恬静。……这是它在水里的影子，简直很难说，这两朵里面哪一朵更美。还有颜色呢？你看，你看，它并不是白的，我是说，它是白的，可是又有多少深浅不同的色调啊——带一点黄，带一点粉红，又象是天蓝的。还有花心呢，滋润得象珍珠，简直把人的眼都看花了，——这些颜色人们是叫都叫不出来的！……”

一个姑娘从小河边上的柳丛里探出身子，这样说道。她穿着雪白的上衣，有波纹的黑发梳成两条辫子，一双非常美丽的水灵灵的黑眼睛，突然放出强烈的光芒；她本身就象是这朵倒映在暗色河水里的百合花。

“居然还有功夫来赏花！你这个人真怪，邬丽亚！”那个叫瓦丽雅的姑娘回答说，她也跟着伸出头来望着小河。她的颧骨略嫌高点，鼻子有点儿翘，但是她的焕发着青春与善良的脸却非常动人。她的眼睛对百合花望也不望，只是不安地在岸上搜寻着跟她们走散了的女伴，喊了一声：“喂！……”

“喂——喂……喂——喂……喂！……”就在近旁有几个不同的声音答应着。

“你们到这边来吧！……”邬丽亚找到一朵百合花啦。”瓦丽雅带着疼爱和嘲笑瞅了朋友一眼，说。

就在这时候，好象远处雷鸣的回声似的，炮声又隆隆地响了起来，——这是从西北方，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传来的。

“又来了！”

“又来了……”邬丽亚低声重复着，她眼睛里射出来的强烈的光芒熄灭了。

“这一次他们真会冲进来吗？我的天哪！”瓦丽雅说，“你记得吗，去年都要把我们急死了？结果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可是去年他们离得没有这么近。你听见吗，响得多么厉害！”

她们默默地倾听了一会。

“我听到这种声音，再看到这么明朗的天空，看到满树的青枝绿叶，感到脚底下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青草，闻到草的香味，——我心里就感到非常痛苦，仿佛这一切已经要永远、永远离开我了，”邬丽亚的低低的声音激动地说，“这次战争好象使人心肠变硬了，本来你已经学会了无论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可是突然你不由得对一切又产生了这样的爱，这样的怜惜！……你知道，这种话我是只能对你说的。”

她们的脸在叶丛中挨得很近，她们的呼吸混在一起，她们的眼睛互相对望着。瓦丽雅的眼睛是浅色的、善良的，中间隔得很宽，眼睛里含着温顺和爱慕的神情望着朋友。邬丽亚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大大的，——不是普通的眼睛，而是诗人笔

下的美目，——长长的睫毛，乳色的眼白，神秘的黑瞳人，从这双瞳人深处仿佛又射出了湿润的强烈的光芒。

远处的排炮声隆隆地响着，连这里河边低地上的树叶都被震得微微抖动；每一阵炮声都使姑娘们的脸上现出不安的阴影。

“你记得昨天傍晚草原上是多么美吗？你记得吗？”鄂丽亚压低声音问道。

“记得，”瓦丽雅轻声说，“那落山的太阳，你记得吗？”

“是啊，是啊。……你知道，人家都说我们的草原不好，说它单调，说它是一片红褐色的，尽是一些丘陵，好象住不得人，可是我倒很喜欢它。我记得，妈妈身体还健壮的时候，她常带我到瓜田里干活，那时我还很小，我就仰脸躺在那儿，拚命往高里看，心里想，不知能望到多高，不知能不能望到天顶？昨天我们看着落日，后来又看着那些汗淋淋的马匹、大炮、马车和伤员，那时候我心里痛苦极了。……红军战士们都是筋疲力尽，满身尘土。我忽然明白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重新部署，这是在进行着可怕的，对啦，正是可怕的撤退。所以他们根本不敢正眼望人。你注意到吗？”

瓦丽雅默默地点点头。

“我望望这片草原，我们在那儿不知唱过多少歌曲，再望望那落山的太阳，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可是过去你常看见我哭吗？昨天傍晚的情形你还记得吗？……天快黑了，他们过了一批又一批，炮声、地平线上的闪光、通红的火光，一直没有停过，——大概是在罗文基吧，——再加上那紫红色的晚霞，色彩那么浓。你是知道的，世界上我什么都不怕，什么斗

争、困难、痛苦我都不怕，我只希望能知道应该怎么做。……有一样可怕的东西压在我们心上。”邬丽亚说，一阵忧郁、蒙眬的光辉使她的瞳人变成了金色。

“可是我们过去的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是吗，邬丽亚？”瓦丽雅热泪盈眶地说。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懂得的话！”邬丽亚说，“可是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她听到同伴们说话的声音，声调就变了，她用孩子般的细声拉长声调说，眼睛里也闪耀着淘气的神情。

她迅速地甩掉光脚上穿的便鞋，把深色的裙摆紧紧攥在狭长的、晒黑的手里，勇敢地走下水去。

“大家看啊，百合花！”从树丛里跳出一个纤瘦、灵活、眼睛调皮大胆的姑娘，高声叫道，“别动，是我的！”她尖叫了一声，双手猛地把裙子撩起，黝黑的光脚一闪，就跳到水里，激起琥珀色的水珠溅了她自己和邬丽亚一身。“啊呀，这里的水好深！”她一只脚被水草绊住，一边后退，一边笑着说。

另外六个姑娘，也叽叽喳喳地涌到了河边。她们也象邬丽亚、瓦丽雅以及刚刚跳到水里的纤瘦的莎霞一样，都穿着短裙和普通的上衣。顿涅茨的热风和骄阳仿佛故意要突出每个姑娘天生的特点，使这个姑娘的胳膊、腿、脸庞、脖颈一直到肩胛骨，都变成金色，使那一个姑娘变成浅黑色，把另外一个姑娘又晒得好象在炉子里烤过似的。

不管哪里的姑娘都是一样，只要有二个以上的姑娘聚在一块，她们就会谁也不听谁的，各自拚命用又高又尖的音调大声说着，仿佛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极端重要的话，应该让全世

界都知道和听到似的。

“……他张开降落伞跳下来，这是真的！样子那么可爱，
鬈头发，白皮肤，眼睛圆溜溜的，象小扣子一样！”

“说实在的，我可当不了护士，一看见血就把我吓死了！”

“当真会把我们丢下不管吗？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根本不可能！”

“啊，这朵百合花真美极了！”

“玛叶奇卡，你这个小茨冈，要是把我们扔下，那可怎么办？”

“看啊，莎霞这个人真怪，莎霞这个人真怪！”

“一见面就会爱上，你别瞎说啦！”

“邬丽亚，你这个怪人往哪儿钻？”

“你们疯啦，也不怕淹死！……”

她们说的是顿巴斯特有的、不很好听的混合方言，这种方言揉合了俄罗斯中央几个省份的语言，夹杂着乌克兰土话、顿河哥萨克的方言以及亚速海几个港埠——马利乌波尔、塔甘罗格、顿河罗斯托夫——的口语。但是世界上无论哪一种语言，只要从姑娘们嘴里说出来，就都变得美妙动听了。

“我的好邬丽亚，你要它干什么？”瓦丽雅说，她的善良的、隔得很宽的眼睛担心地望着：朋友的晒黑的小腿已经没在水里，后来连雪白的膝盖都被水淹没了。

邬丽亚小心地用一只脚在长满水草的河底试探着，把裙摆提得更高，甚至露出了黑裤衩的边，又迈了一步。她低低弯下修长匀称的身子，用一只空着的手抓住百合。一条沉甸甸的黑辫子滑到了前面，蓬松的大辫梢落到水里，在水上漂着，

但是在这刹那，邬丽亚只用手指最后使了一下劲，就把百合花连着长长的茎一起拔了起来。

“真了不起，邬丽亚！凭你的行动，你完全配得到联盟英雄的称号。……不是全苏联的，而是我们毕尔沃马伊卡矿山闲不住的姑娘们联盟的英雄！”莎霞站在没到腿肚的河水里，圆睁着淘气的褐色眼睛望着朋友，说。“把花儿给我！”说着，她把裙子朝双膝中间一夹，用纤细灵活的手指拿过百合花，给邬丽亚插在有着天然大波纹的黑发里。“啊，你戴着正合适，简直叫人嫉妒！……等一等，”她突然说，就抬起头凝神细听着。“什么地方又响起来了。……你们听见吗？这该死的！……”

莎霞和邬丽亚连忙爬上了岸。

姑娘们都抬起头来，留神细听着那断断续续的轰响声，极力要在白热的天空看到飞机。这种轰响声时而象蜂鸣那样尖细，时而变成低沉的嗡嗡声。

“不止一架，起码有三架呢！”

“在哪儿，在哪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我是听声音听出来的……”

发动机的震动声一会儿在头顶融成一片可怕的隆隆声，一会儿又分成为单独的、刺耳的或是低沉的轰轰声。飞机的嗡嗡声已经到了头顶上，虽然看不见飞机，但是机翼的黑影却仿佛已经在姑娘们的脸上掠过。

“大概是到卡缅斯克去的，去炸渡口……”

“也许是到米列罗沃去的。”

“得啦吧，还到米列罗沃去呢！米列罗沃已经放弃了，昨

天的战报你没有听吗？”

“反正战斗还在南边进行。”

“我们该怎么办呢？”姑娘们一边谈论，一边不由又去倾听远处隆隆的炮声，炮轰似乎愈来愈近了。

不管战争是多么艰苦可怕，不管它给人们带来的损失和痛苦是多么惨重，但是身心健康的欢乐的青年，怀着天真善良的利己主义，怀着爱和对未来的梦想，是不愿意也不会在共同的危险和痛苦后面看到自己的危险和痛苦的，除非这种危险和痛苦会突然袭来，并且破坏他们的幸福的步伐。

邬丽亚·葛洛莫娃、瓦丽雅·费拉托娃、莎霞·庞达烈娃和另外几个姑娘，都是今年春天才从毕尔沃马伊斯基矿山的十年制学校毕业的。

中学毕业，这是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战时从中学毕业，这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去年夏天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高年级学生——人们还管他们叫男孩子和女孩子——整个夏天都在克拉斯诺顿城附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矿井里、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机车制造厂里劳动。一部分学生甚至到了现在制造坦克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秋天，德国人侵入顿巴斯，占领了塔甘罗格和顿河罗斯托夫。整个乌克兰只剩一个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没有被德国人占领；跟部队一起撤退的基辅政府迁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机关和斯大林诺州（以前叫尤淑夫卡）的机关，现在都设在克拉斯诺顿。

深秋时节，战线已经在南方稳定下来，但克拉斯诺顿满是